

# 我的冲凉故事(中)

## 作者：黄新聪

害臊，都快下盆洗澡吧！”我辈只好从命下盆，水虽是刚换的，但木盆内壁和底部尽是泥垢，令人作呕。我急匆匆搓了一回身，抹干身子后便去更衣室穿衣等候回军营。二十分钟后，区队长又吹哨发令：“时间到了，大伙起身到更衣室等候，准备列队回营。”当我们穿好衣服走出澡堂时，第三批等候洗澡的人群正在门外列队准备进场。他们也听到了我们的叫骂声，一如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样。

第一次到澡堂洗澡颇为难堪，印象极坏。从此就不再去澡堂洗浴了，在腊月寒天，宁愿冒着严寒，到军营附近的湘江洗浴。

1951年夏末秋初，到了牡丹江航校学生大队才真正体会到洗热水澡的情趣。学生大队的营房是伪满时日本空军航空兵的驻

地，营房设施齐全完善，营房附近就有一个颇为现代化的澡堂，澡堂有大小两个浴池，大浴池可同时容纳50多人洗浴，小浴池可容纳十人。浴池还有莲蓬花洒供淋浴之用。澡堂的通风设备很好，而且灯光明亮，即使几十人洗浴也不见雾气。这同衡阳的澡堂真有天壤之别。澡堂的大锅炉房内还附设一个3平方米的“袖珍浴池”。这个澡堂虽是供机场各单位共同使用，但归属学生大队部管理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“袖珍澡堂”便成了大队部工作人员的专用浴室。学生大队部有两位南方人——政治干事徐铭和我，都是喜欢洗澡的人，但我们很少去大澡堂洗澡。每天晚上开会或自学完毕，我和徐干事便去“袖珍浴池”泡热水澡。冬天牡丹江晚间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，而此时我们却泡在水温超

过25摄氏度的“袖珍浴池”内，一泡就是个把钟头，两人边聊天边搓背，累了饿了，便躺在铺着塔塔咪（稻杆子做的床垫）的小床上，泡一壶清茶，啃着暖气片上烘烤的馒头片，边喝茶边聊天。此时颇有“神仙的生活也不过如此”之感！

学生大队部有一位管理员，叫郑万山，热河人，蒙古族，他既不去大澡堂洗澡，也不跟我们到“袖珍浴室”泡热水澡。有人说他是蒙古族，不习惯洗澡；有人说可能他生理上有缺陷，不愿在公众面前显露隐私。直到1952年底“三反五反”时才揭底，据食堂采购员小赵揭发，老郑隔三叉五便去东牡丹街的“五合楼宾馆”浴池洗“鸳鸯浴”。此时，我们才知道牡丹江市还有个“五合楼浴池”，而且还有个名目新奇的“鸳鸯澡”。

1958年春转业到牡丹江日报社工作，每月由报社经理部发两张“工人浴室”的澡票，凭票去浴室洗澡。“工人浴室”就是伪满时代的“五合楼宾馆”浴池，过去名声欠佳，“8.15”光复后，曾是土匪“座山雕”设在牡丹江的窝点，后又是暗娼活动的场所；50年代初，还有特殊服务的“鸳鸯澡”。经过三反五反和随后的“

社会主义改造”，“五合楼浴室”已经国有化了。澡堂设备虽然没有更新，但澡堂工作人员已由“掌柜”、“伙计”改称为“主任”、“服务员”；服务质量虽没太大的变化，但却比以前正规，特别是准时关门，从不误点；也取缔了“鸳鸯澡”，男女服务员不得随意进入异性浴室。“工人浴室”楼上楼下各有两个大澡堂和四四十个床位，当浴客



在印尼冲凉—江边戏水、游泳



在东北冲凉—大澡堂



如今冲凉—电热水器



大男孩在“肿缸”（小运输船）上跳水，也是一种“冲凉”